

評註

唐宋八家古文

掃葉山房
印行



評註唐宋八家古文卷十二

歐陽修永叔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雷瑒君曜註釋

吉州學記

嘉○歷○三○年○秋○從天子○咨○治○說○入○是○是○時○建○學○緣○起○非○迄○作○寬○勢○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
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
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
下○皆○立○學○置○學○宮○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
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
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
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
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
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
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
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足○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

齊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總評

唐天寶兵亂以後。學校久廢。至宋仁宗時。納范文正公之言。天下始得建學。入手自應有此一段文字。次叙立學。次說王政之成。并己之樂觀其成。

渾厚朴茂。弘我漢京。歐文諸記中。極推典則。

註釋

遂有序

周禮地官萬二千五百家為遂。序學也。禮王制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註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西序小學在西郊。

黨有庠

五百家為黨

磨揉遷革

磨琢磨也揉音柔詩大雅揉此萬邦孔負荷荷謂

荷擔也左傳其子弗克負荷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

夏。秋。

冬。

然。題。面。

陰。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總評

記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數百年之治亂。羣雄真主之廢興。一一在目。何等識力。中間休養生息一段。見仁宗之滋培元氣。養以雨風。子孫不用更言外。

註釋

滁。今安徽。滁縣。湔水。大。清流關。在滁縣西南。剡。音產。掘。請若桑入聲。說文。削也。掘。拾取也。增韻。採也。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以。風。波。之。恐。覆。溺。之。餘。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

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修復也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畧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總評

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云。滕子京謫守郡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則建隄其一也。篇中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云云。有惜其小用之。而未竟其材意。然隨所設施。利及民物。其人亦足以傳矣。叙次簡老。波瀾動宕。通體無一平直之筆。是為高文。

首章有地
有湖山美
東南第一
州句

予嘗登吳
山西眺湖
波澄泓金
碧繡繪東
望江流銀
潮如馬浩
森無極而
下則紅塵
四合萬家
煙火收之
襟帶間如
置身圖畫
讀此文令
人追憶昔
遊也

註釋

滕侯名宏諒字子京明道
中以司諫諫守岳州
荆今湖潭南境黔州境蜀
北境今貴川境

有美堂記

有美堂在杭縣
吳山最高處

名勢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姤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

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
閩商海賈風帆浪泊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
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
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
東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
一意俱收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
以知其人矣

總評

不侈賜書之榮不贊梅公之品獨從都會之繁華湖山之明麗着意見
他處不能兼者而此獨兼之逐層脫卸累如置丸筆下亦復煙雲繚繞

註釋

梅公名寵之以詩宋仁宗賜梅摯守杭州詩首句羅浮羅山浮山合稱周

忠陽天台山名在浙衡嶽南嶽衡山也在廬阜廬山也在江洞庭湖名在湖

三峽巫峽西陵峽歸峽起自四川夔二邦指南唐即福榭音謝土高曰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
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陽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

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予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所欲書也。若其山石山川之勝勢。與夫煙雲草木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

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能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總評

跌宕多姿。史光祿是主意。然只用澹澹着筆。迴繞叔子。別於俗下人文字。

註釋

硯山

即硯首山在湖北襄陽縣

銘功

謂以平吳之功刻之於石也

陵谷有變

傳曰高岸為陵。深谷為壑。熙寧宗年

號

襄陽

今湖北襄陽縣

相稱

稱讀去聲。猶言相配也。

離騷

屈原作離騷。離騷猶離憂也。

真州東園記

今揚州儀徵縣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漫其右。高臺起於北臺。臺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故其中以為清燕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

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女士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嘯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遂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宜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總評

韓公新修滕王閣記。絕不着景。一則已未及遠。一則備見於前人賦記序中也。此於圖畫中已嘗寫其景。然只就子春語指點物象。故面目各異。而

神理自合。此謂善學前人。

註釋

施君名昌
許君名元
監察御史裏行唐貞觀中置監察御史裏行以馬君遵

射賓之圃謂闢地為圃為賓朋角射之所也

的歷亦作明貌

六路謂江淮兩浙荆湖也

鼪鼯音生吾

鼪鼯音生吾

桷音角

靚音靜

射賓之圃謂闢地為圃為賓朋角射之所也

六路謂江淮兩浙荆湖也

鼪鼯音生吾

鼪鼯音生吾

桷音角

王彥章畫像記

見家傳所載足以補闕正訛與史並行見公作史詳慎意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心。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詹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

挿入自己
用奇取勝
在內文家
用拓用縱
法忽斷忽
續筆如游
龍

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

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

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

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

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

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

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

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

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

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

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

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

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

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後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

總評

唐荆川云。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略。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五段是言中畫像之事。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

然不見形迹。

此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同。是表章軼事。而各極神妙。○作記之意。因德勝之戰。與已用奇取勝之見相合。借此發揮。精倍加采。是為神來之候。龍虎

註釋

乾化。後梁太祖趙巖。梁主瑱起兵討友珪。先與駙馬都尉趙巖密謀。由龍虎

梁趙巖等由五代梁唐晉十有三君。廢帝。梁太祖高祖。出帝。後唐。莊宗。明宗。閔帝。後

周太祖世宗恭康定。宋仁宗。德勝之戰。梁敬宗。知梁室已危。以絕納。高祖。明宗。閔帝。後

帝更十有三君。康定。宋仁宗。德勝之戰。梁敬宗。知梁室已危。以絕納。高祖。明宗。閔帝。後

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期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

以彥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濱州。命朱守殷守之。德勝戒之曰。王職槍勇。決宜謹備。之梁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濱州。命朱守殷守之。

曰。三日左右。皆失。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對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帶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鑼。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趙元昊。明道元年。夏。王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

皆拔之。聲勢大振。趙元昊。明道元年。夏。王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敗於延州。克之。寶元元年。十月。元昊僭稱帝。景祐元年。冠慶州。三年。攻回鶻。瓜沙

肅州。克之。寶元元年。十月。元昊僭稱帝。景祐元年。冠慶州。三年。攻回鶻。瓜沙。軍失地。喪師邊患亟。宋之元氣耗矣。

評註唐宋八家古文讀本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剗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電。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俛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電。天之所以振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總評

辨折鋒快。直乃比於武事。不如此。不足以破愚民之惑。

註釋

樊侯

樊噲。漢沛人。以屠狗為事。剖也。沛公。漢高祖初。

符

以竹為之。書文其上。剖而為二。

以歐公之學猶必成進士始學古文則時文之毒人也深矣

各存其一傳封位也世襲爵級首級也古時軍中以斬參乘沛公漢書亞父今項公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沛公乎且沛公先入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無誅聰明正直左傳神聰明正傳以刀插入也騁音逞奔恣睢目也怒視暗鳴聲發呼叱咤也怒訶

記舊本韓文後

臨州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貝其敝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於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

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

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于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

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

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昔孔孟惶惶於一時。而

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

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

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

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利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

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

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謬。猶多此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

其最後卷缺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

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

物而尤惜之。

總評

孟子後。韓子繼其緒。韓子後。歐陽子繼其緒。故韓子盛稱孟子。歐陽子盛稱韓子。不忘得力所自也。今有人得八家之粗。即力攻八家之短。吾不知